

## Article 2: 訪問姚瑞中

整理: Shout-Art Magazine

採訪: 編輯部



布拉格展出野蠻聖境一景

姚瑞中，1969 年生於台灣台北。1994 年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理論組畢業，曾代表台灣參加 1997 年威尼斯雙年展，為台灣著名當代藝術團體「伊通公園」成員之一。曾策劃「幻影天堂 - 台灣當代攝影新潮流」(2002)、「金剛不壞 - 台灣當代行為藝術錄像展」(2003)、「出神入畫 - 華人攝影新視界」(2004) 等，作品曾被台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及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著有《台灣裝置藝術 1991-2001》、《台灣當代攝影新潮流 Since 1999》、《台灣廢墟迷走》等書。目前為專業藝術家、藝評家兼策展人，並於私立實踐大學媒體傳達系擔任兼任助理教授（個人網站 [www.yaojuichung.com](http://www.yaojuichung.com)）。

**Shout-Art Magazine:** 台灣百花盛放的出版業為你們的藝術攝影文化造就可觀而穩健的發展及發表平台；作為多本攝影書籍的創作人，你可否向我們解釋這方面的文化現象？

**姚瑞中：**台灣當代藝術在 90 年代有了脫胎換骨的表現，這與整體環境的變遷有直接關係，不但「裝置藝術」大行其道，行為藝術也為此時期錦上添花，反映了社會脈動也展現了藝術的積極性格。而發生在 90 年代初美術界的「本土化論戰」也進一步釐清了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迷思，有助於後來邁入國際的腳步與視野，多數藝術家更以行為結合空間裝置的方式，對特定議題進行批判與反思。台灣出版界雖然乍看之下非常蓬勃，但因為市場供需問題，整個 90 年代實際上比較多藝術方面相關書籍的翻譯著作，或是本土老畫家的介紹，討論台灣當代藝術的書少之又少。因有感於台灣當代藝術不但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低落，台灣觀眾也沒有一個入門途徑，因此我在閒暇之餘試圖著手整理出 90 年代的一個初步脈絡，目的是希望讓踏在相同土地

上的一般讀者，能快速瞭解台灣這十餘年來在藝術上的努力與成就，而非一味地只知西方藝術，並以西方論點看待與解讀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讓台灣人有藝術與文化上的自信。2003 年之後，也有許多學者開始體認此一趨勢，開始投入台灣當代藝術的書寫，的確是值得欣慰。對我而言，沒有自信下的文化產物，所有的對話與觀點都不過是西方美學下的一個註腳罷了。

**Shout-Art Magazine:** 從視覺言語、深層意義以及理念上考慮，你對台灣當代藝術攝影的看法怎麼樣？你們是否擁有龐大的攝影創作人及觀眾群？

**姚瑞中：**台灣攝影界與全世界的狀態大致上差不多，都有攝影學會主導的攝影沙龍與競賽，以及為數眾多的紀實報導攝影。不過台灣攝影界與美術界的關係與互動並不密切，除了台北攝影節與三處攝影展場之外，也只有一個與攝影有關的科系。至於策展人方面，長期關注台灣攝影發展的策展人也並不多見，大型當代攝影展更少見。這幾年活躍與常見的攝影作品，大多是以當代藝術中的攝影媒界

為主，創作者大多出自美術界，所以在媒材或觀念上也比較不墨守成規，意圖以一種奠基於攝影語法、卻又不同於傳統攝影的走向，提出對應於社會的諸種觀點。他們大多是以自身經驗融合台灣特有美學，進行某種具有人文性質的對話，但不特別強調既有傳統美學的影響，在議題的切入點與表現上，同時具有國際性與本土特色。因攝影在台灣不具有市場性，所以不必遷就市場機制，而進行更多攝影語法上的更多實驗可能。

Shout-Art Magazine：據我所知，一些中國出版攝影書籍亦會刊登你的藝評文獻(例如2004年出版的《中國先峰攝影》)：兩岸在攝影文化上的交流、對話是否頻繁？

姚瑞中：台灣與中國民間的文化交流由來已久，不過攝影方面倒是這幾年才有進一步接觸。與台灣情況類似，中國的當代攝影作品也大部份出自媒體藝術家之手，強調觀念與形式上的開發，因此，兩岸的多數攝影交流是先由美術界開始，才進而落實在攝影方面。不過多數作品與所謂的傳統攝影有很大的區隔性，因此中國近年來也舉辦了許多大型國際攝影節以為抗衡，這點在台灣倒尚未見到。至於這篇短文是受朱其之邀而刊登，我覺得兩岸應保持多一點的文化交流，因雙方經過近五十年的各自發展，產生的誤解多於瞭解，沒有相互瞭解的對話將無助於文化上的實質交流，而中國方面也不必將所有事情以政治正確的立場，阻礙文化上的深入互動。

Shout-Art Magazine：2004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你有份參與策展的《出神入畫：華人攝影新視界》(Spellbound Aura: The New Vision of Chinese Photography)展覽讓我們看到兩岸三地藝術攝影文化上的一些面貌；你對中國當代藝術攝影的看法如何？

姚瑞中：基本上我沒有看過這個展出，沒有辦法給予細節上的建議與批評，不過透過與其它國外策展人的交流，間接知悉此展覽的反應並不全然正面。除此之外，我由於也參與了其它的一些相關展出，從中可感受到許多政治、外交與文化交流的實際考量，滿足了部份人士對中國現代化與傳統價值觀變遷的想像，在局勢比人強的國際外交狀況下，這張中國牌打法在可見的未來仍會相當好用，不過是否能提昇攝影的美學層次，我個人仍持保留態度。至於我是否有喜好的中國攝影家這個問題，重點是建立在攝影家是否能不媚俗或討好西方品味，而仍有自我洞見地對社會與攝影提出更深化的觀點與問題。

Shout-Art Magazine：你對近年熾熱的當代中國藝術攝影風(例如在2004年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舉辦的《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Photography and Video from China》展覽)有怎樣的看法？你會怎樣比較中國及台灣當代藝術攝影？台灣當代藝術攝影的發展條件比其他華人地區成熟，但還沒有被西方藝術圈正視；現在備受“重視”的當代中國藝術攝影作品多從歷史上的傷口、瘡疤(如文革、共產主義與資本社會意識形態間的矛盾等)出發及灑鹽，討好一群西方文化主導者的胃口，攝影成為另一類傷痕文學，亦是參加人家藝術年展的萬靈入場卷。



姚瑞中 台灣廢墟全景

姚瑞中：就我個人觀察，目前活躍於國際的中國當代攝影作品，大部份仍是從美術中分出去的一個現象，它們非常強調所謂具有中國社會的圖象表現，有很大的部份帶有某種圖解社會背景的傾向，尤其是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中國後的劇烈變化，真正具有批判性或先鋒性格的作品，反而被轉化為西方藝術市場的寵兒，而慢慢喪失其原有意涵。尤其在目前，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產生某種程度的吸引力，中國本身也試圖建立一套以中國經驗為出發點的攝影觀點，進而達成文化交流與市場價值上的實質目的，但快速挪用傳統美學觀點進入此機械機制的攝影工具之中，是否對攝影根本的美學意義有所提昇，目前來看尚無一個明確走向，有更多的嘗試仍停留在滿足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綺想之上。因此這幾年來，中國當代藝術大量使用傳統文化形式進行變奏或嘲諷的策略，間接造成了當代藝術在先天意識形態與民族情感上的再現與鞏固，這點也是西方藝評對中國當代藝術過於迎合西方對「異國情調」口味的評價；就此而言，圖解社會變遷或闡述資本主義影響下的價值觀遽變，或者玩弄攝影形式的創作策略，成為滯礙攝影本身更為無形精神層次的筐臼。至於台灣與中國當代攝影之間的對照，我想台灣當代攝影並不見得比中國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礙於國際政經情勢與伴之而來的藝術權力學，台灣當代攝影的能見度不只被中國所稀釋，國際間對台灣這方面的優秀藝術家，與中國相較之下也沒有被真正的研究與認真對待，雖然台灣藝術家只能單打獨鬥地自己闖出一條路來，但也許迴避了過多的市場決定論，而保有其純粹面貌，也未嘗不是遺憾之外的大慶。

Shout-Art Magazine：在《出神入畫：華人攝影新視界》展覽中只有一位香港攝影家的作品，令人費解。你對當代香港攝影及其文化身份有怎樣的看法？

姚瑞中：因有許多機會到香港展出與參訪，且做了一些觀察與調查，也問過幾位對香港攝影素有研究的專家，對香港攝影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過香港攝影大體上來說比較偏向所謂的概念攝影，風格也比較國際化一點，也許是客觀環境下的影響，作品的個人特色與題材都比較溫和一點。當時這個展出的確想多介紹一些港澳攝影家，不過因本展強調某種攝影素材的嘗試，也分別規劃了幾個小子題，基本上包括：傳統美學的挪用、自我扮演與自導自演、現代主義衝擊下的都市生活與城鄉變遷、肉身的出神與晃忽狀態、數位時代的無限分身等，在要求符合主旨的考量及展場有限的規劃下，很遺憾只納入了香港其中一位對應城市與居住議題的攝影家作品，以做為呈現香港的都市生活現狀，並與其他二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對照，不過將來若有機會合作的話，我是非常樂意推薦更多具有洞見的香港及澳門攝影家的作品進行交流。

Shout-Art Magazine：2004年夏天我在台北的誠品書店看到你《台灣廢墟》系列原作，感受強烈。你會怎樣選取純攝影或攝影裝置藝術之間的表達形式？集攝影藝術家、策展人、作家及藝術攝影助教於一身，你會怎樣平衡這眾多身份？

姚瑞中：《台灣廢墟》系列是自1991年唸大學開始拍的，主要是個人心境的隨意亂拍，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創作計劃，與這些年來的個人、社會與環境進行對話，當時並沒有看過任何日本藝術家的相關作品，更不必提有任何影響。直到最近有才人跟我提起幾名日本攝影家的相關作品，看了一些之後發覺與我拍攝的出發點或觀點殊異，而我試圖以非敘事、無情感或疏離姿態，以不介入空間的抽離角度，大量集結以呈現出台灣社會中存在的某種集體心理與社會現實。因此我以現代主義中的檔案歸納方式與裝置手法，整齊且分割地排列出一套客觀檔案，以反映這些廢墟其實是來自於某種體制運作下的產物。廢墟不只是廢墟而已，而是一種存在的思考中介物。至於我是何種身份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過創作、書寫、教書或策展，將我個人的理念具體實踐；也就是說，若我的個人創作無法達成某個觀點，我會試圖以策展來補足，有些策展無法達到的廣度，則以書寫出版來流通。教書是直接面對創作者的一個管道，基本上我更重視對話與啟發，而非只是灌輸，而所有目前正在進行的計劃與工作都是彌補這些向來被人忽略的藝術缺縫，雖然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程，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卻也極其重要。